



伟大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凝聚成最值得传承的国粹；亿万军人家庭的倾情奉献，沉淀为最应该珍视的家风。国粹与家风交织在一起，构筑成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。

苏北大地上有这样一位平凡的八旬女性，在大半个世纪的时光里，养育了三代军人，以深沉质朴的家国情怀，写下一段别样的军人家庭传奇。

值此庆祝建军91周年之际，谨以此文献给人民军队的坚实靠山——伟大的人民、伟大的母亲！

家风一条河 涓涓育忠烈

■杨知雪口述 谢学斌整理

1

我叫杨知雪，是江苏省沛县大屯镇万庄的农民，是北宋河间杨老令公杨继业的后人。小时候，我就想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穆桂英，常常摘了柳枝盘在头上，手持一根长条木棍，在小伙伴们的围拢中，爬上跳下，横挑竖劈。

那时，父亲是一名秘密的乡村共产党员，整天组织“泥腿杆子”与还乡团和劣绅们作斗争。他常对我说，干革命就得不怕做“出头鸟”，即使是被枪打死，也是死得其所。虽然对这些话还不太懂，但我知道父亲正在做的事很重要，也很光荣。所以，每次父亲组织叔叔伯伯们开党小组秘密会时，我就主动请缨，担任望风的任务。我要么站在村口，要么爬到屋顶，要么钻进树丛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赶紧回去汇报。

我曾亲眼目睹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用铁丝锁喉骨，鲜血流满了胸前，但他从始至终没有低头。看着一身铮铮铁骨的父亲，我仿佛看到了忠义满怀的杨令公。

2

1950年，我嫁给了同乡蔡门。

蔡门虽穷，但向来积善，在四里八乡口碑很好。我这个当儿媳的，只有增光添彩的份儿。

淮海战役时，乡亲们想方设法支援前线。我把出嫁时娘给我的那几只银手镯当了，换成银钱，买回一堆布料和针线，给前方的解放军亲人缝制了几十双布鞋。后来听说，连陈老总都说：“淮海战役的胜利，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。”我真为自己感到骄傲。

1975年，部队来征兵。我对大儿子蔡敬堂说：“好铁要打成钉子，好男就该当兵。孩儿，去吧！”

敬堂去了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，当了一名铁道兵。那时，我总盼着他寄回家信。虽然他总是报喜不报忧，但我还是从他的书信中拼凑出了他当的是什么兵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：几千里之外的科尔沁大草原，冬天特别寒冷，滴水成冰。连队在大山深处开凿隧道，一帮后生咬着牙，挥动着钢钎，没日没夜。由于条件极为艰苦，孩子们经常吃到嘴



手捧与儿孙们的合影，杨知雪老人思绪万千。 蔡敬堂摄

里的，是和着雪水煮熟的粗高粱米。

有一次，敬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战友被塌方的大石头砸倒，壮烈牺牲。正是这件事让他太伤心了，他竟破天荒地写信给我。他说：“娘，我是个老兵了，任务还没完成，总不能‘怕’字当头吧。于是，我扛起钢钎，站在战友牺牲的地方，又开始了作业……”看到这儿，我把信捂在胸口，难过又骄傲地哭了。

敬堂提干后不久，西南边境打起了仗。他所在的部队也进入了备战，说不定是寅时卯刻，部队就要开拔战场。可这事，他在家信里一个字也没讲，我是听别人说起才知道的。我赶紧给儿子去信：“妈不怕你去打仗，就怕你当逃兵。”打仗总会死人的，这句话，我没有说出口，但我有一百个、一千个理由相信，心理上都有一定准备的父母。

敬堂遗憾的是，他最终没能征战沙场。没过几年，赶上大裁军的他又跟随铁道兵部队，在正连的岗位上脱下了军装。那段时间，他的来信中不时有些牢骚和怨言。我跟他讲：“穿军装，脱军装，都是国家需要，你替自己谋前途，要替国家、替军队看远些。”后来，敬堂转业回到家乡沛县，当了一名普通但很优秀的企业干部。

我的女儿蔡敬堂天资很好，从小学啥成啥，可他最喜欢的，还是穿他大哥

的旧军装。18岁那年，他对我讲：“妈，大哥当兵没有当够，我想替他接着去当。”说心里话，我还真舍不得让他去遭当年敬堂遭过的罪。可当妈的最懂儿子的心，我硬起心肠说：“当兵可以，但必须干出名堂！”

敬堂在部队的确干出了名堂！他当新兵时，为了练好手榴弹投掷，直练得胳膊骨折。读军校时，他代表原南京炮兵学院参加全军文化工作交流，荣立三等功。2015年，南方发大水。敬堂带着他的兵一直忙活在大堤上，用肩膀扛沙袋，用身体堵洪水，累得和衣就地睡了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身影，真是又喜又忧啊。

2016年初，听敬堂讲，部队又要改革调整，他也有可能脱军装了。我开导他：“习主席讲的，如今咱们追的是中国梦，强军梦。我看啊，总得有人吃点小亏，做个奉献。要跟你哥一样，跟党走，踏实干，不会亏。”去年，敬堂转业了。他当兵26年，就给我的脸上贴了26年的金。

3

我家是个崇文尚武之家。我常跟孩子们讲：“你们与其拎着人参燕窝回家看我，不如给我多挣个荣誉回来。”每年除夕夜里，一盘盘热腾腾的饺

子端上来，儿孙们的一本本荣誉证书摊开在我跟前，那就是一幅幅“丰收年景图”。孩子们能文能武，比着为蔡门增光添彩，我那个开心啊，真想往高里蹦，蹦地三尺三。

可人活这么大岁数，哪能尽是开心的事啊。

2016年3月18日，我在家蒸馒头。可不知为什么，那锅馒头竟然没发熟。我正不安地琢磨怎么回事呢，敬堂跑进门来，哭着告诉我：“妈，跃进在内蒙古地下室救人，中了毒气——没了！”

跃进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、亲自带大的孙儿啊！听到这天塌一般的消息，我一屁股瘫坐在床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泪水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孩子的身影。

受大伯和六叔的影响，跃进是孙辈里最想当兵的。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，身上有股子正气，从小就见义勇，也最像个当兵的。

可阴差阳错，跃进没当兵，当了个民兵。最初，跃进想不通，不愿意去报到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训来训去，也派不上用场，不想去。”气得我抡起拐杖，狠狠地敲了他腿肚子一下，说：“你咋知道派不上用场？一个国家，兵强了马壮了，谁敢随便来欺负咱？你这样，算哪门子蔡门的后人、杨家的后人啊！”跃进知错自责，急忙前去报到了。后来，听乡武装部部长讲，县里组织民兵训练，数跃进的战术动作最好，靶打得最准，身上最有兵味了。

兵味是啥味？我说不清楚，但能闻得到。危急关头，跃进没有躲到一边，如果在战场上，让他抱着炸药包，往敌人的方向冲，他也不会退缩半步。他是我的孙子，我的心里有数。

跃进进了才5个月，我又把重孙洪武送到了部队。记得沛县人武部送他离家那天，孩子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奶奶，我不当个好兵，就不是蔡门的合格子孙！”摸着胸前的大红花，我别提多

激动了。

可我心里会想到，短短一年多过去，会又一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——2017年10月17日，洪武牺牲了。

听部队的首长讲，洪武去了部队后，特别追求上进，训练很刻苦，是公认的训练尖子。可这个立志要“练成精兵”的孩子，怎么就在18岁这豆芽一样娇嫩的年龄，倒在了训练场上呢？！

洪武的死，如同晴天霹雳。全家老小都很悲痛，可我得挺住啊！洪武的后事如何处理，我一锤定音，听部队安排，安置在离家千里外的山东蓬莱烈士陵园；至于抚恤金，我们一家则捐给洪武生前所在部队，设立了爱军习武奖励基金。洪武的战友来家看我，对我讲：“老奶奶啊，您放心。我们谁都不会忘记洪武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是您的重孙儿！”

我点着头，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此生最盼的一件事，就是什么时候能去蓬莱，亲手摸摸洪武的墓碑啊！

4

我的孙子蔡跃进，活了35岁。我的重孙蔡洪武，活了18岁。他们的年龄加起来，仅是我年龄的一半多点。这个简单的加法，加得我心尖儿痛；这个简单的加法，却是一个无上光荣的“蔡门算术”。

老了老了，我没有成为当代穆桂英。但我的儿孙辈，不论在哪个行业干，不论地处南北，不论富贵贫穷，都有一股浩然英雄气。没了孙子和重孙，但我又多出了许许多多的“兵孙儿”。

眼瞅着又快到建军节了，昨个儿，我叫我大儿子敬堂，指着门楣上悬挂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，对他说：“儿啊，把匾取下来，擦干净，8月1日那天早上咱再挂上去，要让早上的太阳，首先照亮它。因为它就是咱家代代相传、鲜血凝成的家风啊！”

传家风 立家训

家事

闲不住的老妈退休后，在家乡一座军营的不远处，盘了个门面卖鞋。

老妈卖鞋，自有她的风格。譬如，老妈有时候不守摊。有一次，看到一个当兵的小伙子从店门前走过，她竟把门一锁，跟着那人走了好久。直到那位兵哥哥消失在营门里，老妈还在魔怔似的念叨着：“背影和俺小（儿子）真像……”

有军人来逛店时，老妈的话匣子总也关不住。“你在连队都忙什么业务啊？”“对了，要保密，这个不能问。”“你多久给家里打电话呀，爸妈肯定很想你吧？”“烦心事别给家里说，都倒给阿姨就成了。”每每和人家聊上天，老妈的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

老妈啊，还总爱干赔本的买卖。一个兵小伙子到店买便鞋，妈妈看他黑黑瘦瘦，心里不落忍，偷偷给他打了个对折。小伙子试鞋时，袜子脚跟处的破洞也没逃过老妈的眼睛。转身包装的时候，趁他不注意，老妈抓了好几双袜子塞进鞋盒。听说一个小伙子有训练伤，老妈进货时顺便批发了护腰和护膝，预备送给他。

店里每有军人，老妈总是热情地招呼他们。他们一双双地试，老妈一双双地拿，从来不嫌烦。遭“冷落”的其他顾客催促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稍等哈，买鞋咱也军人优先！”

也许，妈妈经营的不是鞋店，而是一段温暖心窝的军民鱼水情

军妈卖鞋记

■冯斌

关爱总是相互的，兵哥哥们也向老妈回馈着他们的心意。上次，老妈又死活不收鞋钱。一位兵哥哥过意不去，瞅见老妈房子柜台上的

降压药，便到药店买了几盒回来。老妈心下感动，眼睛酸涩：“你津贴不多，再不能这样了。不然，阿姨就是吃了你的药也不好受。”



插图：方汉绘

家人

她陪爸妈过“八一”，爸妈陪她过生日——军人属于国家，当然是既属于国，也属于家

我家有糖三岁了

■罗肖宁

“八一”临近，我和颜哥同为军人，正忙着单位庆“八一”的各项前期准备。而作为父母，业余时间我们还在悄悄地筹备另一件事——毕竟8月2日，我们家的糖糖小公主就要3岁了！

不少人对糖糖的生日感到遗憾：如果早生一天，她就能和军人爸妈一块过“八一”；但在我和颜哥看来，糖糖的生日却正正好，她陪爸妈过“八一”，爸妈陪她过生日——军人属于国家，当然是既属于国，也属于家。

说起来，糖糖小公主和我们家倒真是很有缘分。

想当年我和颜哥结婚时，虽然早就到了晚婚晚育的年纪，但“二人世界”刚刚开始，所以压根就没想过要个小家伙来过“三人世界”。可怀孕这事儿有时就是算不准，在我天天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“严酷环境”下，这个小家伙硬是一口气坚持了下来，在1个多月后骄傲地向世人宣告了她的存在。

也许是军人的孩子打娘胎里就知道懂点父爱，怀孕期间我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该工作工作，该吃喝吃喝。颜哥每每看到我大快朵颐的样子，都忍不住摸着我的肚皮，语重心长地对即将出世的小家伙说：“千万别学你妈，以后长成一个吃货。”



古灵精怪的军娃糖糖

好不容易等到糖糖出生那天，颜哥看了眼这个五官皱巴巴的“小猴子”，立马就偷摸跑去各个病房溜达了一圈。回来之后，他得意洋洋：“还是我家闺女最好看。”我不禁暗暗感叹，谁说闺女是爸爸前世的情人来着？

一个月的陪护假让颜哥变身“超级奶爸”，冲奶粉、换尿布、洗澡、哄睡，带娃的“十八般武艺”他学了个遍，业务熟练得连我这个当妈的都自叹不如。可在陪护假最后一天，颜哥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：“老婆，带娃可比训练累多了。”

等到我的产假也结束之后，糖糖的生活一下就变得“单调”了，只剩下保姆和能够稍稍提前一点儿下班的外婆。别人家的小朋友但凡见妈妈出门，都要喊着哭上好半天。而我们家糖糖，1岁就学会了习惯分离，2岁半就上了幼儿园，撒泼哭闹的“大场面”几乎从未出现过，就是个“小汉子”。

面对早出晚归不一定归的爸爸妈妈，糖糖表现出了非一般的体谅和大度。“爸爸妈妈要认真工作”“爸爸妈妈下次再带我去玩”“爸爸妈妈你们辛苦啦，我的零食都分给你们吃”“爸爸妈妈我来给你们捶捶背”……面对小姑娘天真烂漫的小表情，我们对因工作原因时常对她“爽约”的父母，只有满心的愧疚。

可能是因为糖糖乃我们单位第一个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“双军宝宝”，整个单位上下都特别稀罕她。不是这个亲一口，那个抱一下，便是一群大老爷们围着，让她叫“叔叔”“伯伯”。好在这会儿糖糖已经分得清爸爸是谁，再没出现过见着一个穿军装的就喊“爸爸”的尴尬场面。

完成任务回到家中，迎接我们的糖糖一把抢过爸爸的大帽檐戴在自己头上，任谁说、说什么也不肯脱掉。看着她可爱的小脸，我突然觉得，我们仨能连着过生命中重要的两个日子，也是蛮幸福的呢！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